

几米

阅读忧伤的城市



张月媛◎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几米

阅读忧伤的城市



几 米

阅读忧伤的城市

张月媛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几米:阅读忧伤的城市/张月媛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 1

ISBN 7 - 106 - 01964 - X

I . 几 ... II . 张 ... III . ①几米一生平事迹②几米—漫画—艺术评论 IV . ①K825.72②J2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410 号

责任编辑: 于昕彤

封面设计: 思维工作室

版式设计: 赵一凡

责任校对: 李 敏

几米:阅读忧伤的城市

张月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政法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 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8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106 - 01964 - X/I · 0403

定 价 16.00 元



几米传

- | | |
|-----------------------|----|
| 1. 年少时光 | 3 |
| 2. 求学时代 | 8 |
| 3. 从广告人到 soho 族 | 12 |
| 4. 苍凉的美丽 | 19 |
| 5. 生命大发的意义 | 29 |

阅读忧伤的城市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一：

《森林里的秘密》 39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二：

《微笑的鱼》 44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三：

《向左走，向右走》 50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四：

《月亮忘记了》 57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五：

《听几米唱歌》 64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六：

《森林唱游》 70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七：

《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76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八：

《地下铁》 82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九：

《照相本子》 89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十：

《1.2.3. 木头人》 96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十一：

《我只能为你画张小卡片》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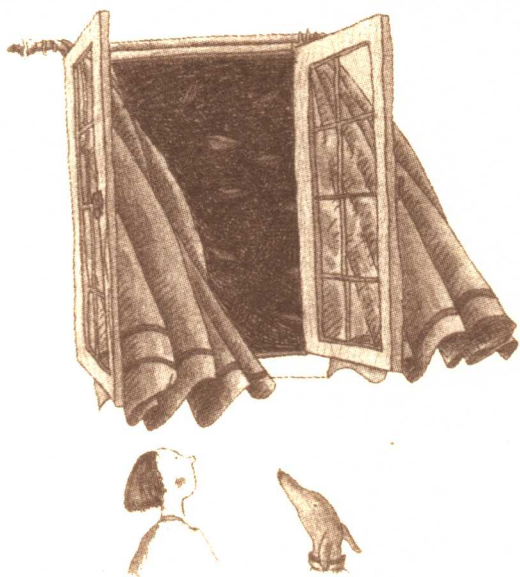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十二：

《黑白异境》 107

阅读忧伤的城市之十三：

《布瓜的世界》 113

几米传



1、年少时光

几米生于 1958 年 11 月 15 日，那时他还没有几米这个后来享誉世间的名字，那时他叫“廖福斌”，一个非常普通，甚至有点土气的名字。

几米很小的时候，曾经在父亲的故乡——台湾宜兰罗东的乡间生活过一段时间，据几米的母亲说，这段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在几米的生命中刻下了非常深的痕迹。

儿童的心是多么的柔软呵，很容易着色。台湾的乡间有大片大片平缓舒展的原野，覆着温柔的浅绿，形成妩媚的曲线；篱落旁边有深深浅浅紫的野菊花，一湾一湾的小小水渠，曲折地绕着整个小村的房屋；小村里的每个人，见面都笑得像野菊花，谁和谁都相熟。

小小的几米，就整日地在美丽的原野间奔跑，畅玩。他常常是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孩子，孤独地走过大片的水田，走过大片的草坂，走过大片的树林，仿佛全身心都沉浸在自然里，被自然拥抱着，无限地孤

几米：阅读忧伤的城市

独也无限地安全。冥冥中，好像有无数的动物跟随着他，注视着他，关怀着他，和他一起游戏，听他唱歌。后来在《地下铁》里，在《月亮忘记了》里，他写的都是城市的故事，但是故事里那只有温柔眼睛的大兔子，却是从老家深深的密林里跑出来的。

孩子和自然的关系是极其奇特的。他们来自自然，对自然有像对母亲一样的依恋；而同时自然又像一个深具诱惑的美丽女巫，召唤着他们脱离人间和教化，孤独一人地，重新回到她的怀抱中。所以在孩子的眼中，自然既美丽温柔，又诡异迷幻，带着深沉的神秘感。对几米这样敏感的小孩来说，天生就与自然有难以言明的神秘联系，童年时在故乡偶然得到了和自然亲近的机会，使他更深切地体会了城市里的孩子难以体会的这些感受。所以，即使在回到都市，多年以后，他还能在他的图画里，用大块的绿色原野、大块的蓝色夜空，渲染出一种只属于童年的，只属于乡野的，恍惚迷离、孤独寥落的美感。

回到台北上学以后，乡间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是像那只大野兔一样跳动在年少的几米的脑海里，这使他不能习惯台湾中小学严格刻板的教育制度，从心底里叛逆不羁；但同时，与生俱来的深沉的孤独和恐惧感

又时时存在于少年几米的心中，使他从外表看起来，仍然是一个羞怯安宁的少年。

读国中时，给校长老师们起绰号是同学们之间隐秘的乐趣，由于几米出众的想象力，他给老师们取的绰号往往获得大家的认可，被广为传播，几米也因此获得了同伴们的尊敬。

一天同学们聚在一起，看到校长走过来，有人便叫道：“××来了！”不料被校长听见。校长狂怒地揪住那个叫他绰号的同学，不由分说地就噼噼啪啪打了几个耳光，那个同学负痛不过，就哭喊道：“是几米先说的，是几米先说的！”

于是几米也被校长抓住，被罚站在校长室外一天。

后来成年后的几米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全校都看得到我被罚站，经过的老师们问我为什么被罚站，我说：‘因为我说校长是老乌龟！’老师们没有多说什么，表情怪怪地离开了。”

这段经历对少年时的几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就像后来长大后他说的：“我想我那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可是自己并不自觉。”因为这件事，当时的班导师称他为“班级的耻辱”，他自己也有一种

几米：阅读忧伤的城市

“自己是耻辱”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渐渐离群索居，不与同学们接近，更与老师保持距离。他开始深深感到不被集体接受的悲哀，却也同时发展了自己沉静多思的性格。

年少的几米逐渐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思考着，是什么使他感到这样被捆绑般的痛苦、被遗弃般的寒冷。

当时有两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件是所谓的“补习”。国中时兼任教务主任的是数学老师，当时升学竞争激烈，大家都被叫去补习，说是不补习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三省中。教务主任和她的丈夫开了补习班，补习的内容就是即将举行的模拟考试的考题，先知道考题成绩是进步了，但几米却总觉得不安，因为这样的进步究竟是假的，毫无价值，只是使教务主任多收了很多的补习金，几米对这件事的记忆很是“反感”。在他还年轻的心里，是宁可成绩不好，也要考出真实来，如果是这样的弄虚作假，即使考得好也是毫无意义的，反而弄得鱼目混珠，大家都一样了。

还有一件事是“受罚”。这次不是他受罚，而是看到另一个成绩很好的同学，在晨会上被叫上主席

台，在大庭广众下遭到了羞辱和恶骂，理由是“非礼小女生”。这件事给几米的触动也很大，使他感觉到个人的力量对比起集体来是多么虚弱无力。长大了的米说：“我现在想想觉得当时那个人很可怜，精神上的羞辱及行动上的处罚都在那人身上画下了一个可怕的记号，大家都远离那个人，不知道如何接近他。”

学校提供的“单一模式教育”对几米这样敏感多思的孩子是不适合的，刻板严苛的外在环境逼迫他把锋芒都深藏起来，尤其可怕的是对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深藏都是“不自觉”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丧失。

整个高中时代，几米都是安静读书的好孩子，跟随大家读书备考，虽然一直喜欢画画，但是却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考大学的美术系。甚至，在高中三年级之前，他不知道大学里有“美术系”这样的系。那时的他只觉得，自己是一条对自己生活毫无主宰能力的小船，只能被不知名的力量推动着，顺水漂流。既然即使思考出自己该如何生活也不能按自己意愿去生活，那就干脆不去思考了吧。

2、求学时代

高三的时候，几米的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在规规矩矩的同学们中间，他像羊群里的一匹马一样引人注目：他很高，总穿着黑色的皮衣，坐在教室的后方；他不用功读书，每天伏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很少说话，偶尔笑一下，也总是带着点嘲弄谁的意味。同学们都不和他接近，唯有几米，却对他非常感兴趣。

有一天放学后恰好轮到几米打扫教室，在扫到新同学的座位底下时，他惊讶地发现在椅子下有一张教务主任的画像，寥寥几笔的素描，却画得非常神似。画像被随意地扔在地上，还被踩上了好几个脚印，显然是被作者废弃不要的。从小就爱在纸上涂鸦的几米对这位能画一笔好画的新同学忽然生出一些敬意。

第二天，他偷偷揣着自己平时画画的本子来到学校，在下课时，他鼓起勇气来到教室后面新同学的桌旁。

“原来你每天都在画画啊。”几米看着新同学桌上一厚叠画纸和各种铅笔、水彩说。

正在画画的新同学看了看他，有点骄傲地说：

“是啊，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考美术系了。”

“美术系？大学里有美术系吗？就是学画画的系吗？”

“当然啦，大学里有很多系，你想考什么系呢？”

“我连大学里有什么系都不知道啊，不过我也很喜欢画画的，我能考美术系吗？”

“谁都可以考的，只要画得好。”

“我，我画得不好，我只是喜欢画画。给你看我的画。”几米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他的画簿，那是他平时课余或者上课开小差时画的一些漫画和卡通人物。

新同学认真地翻看着画簿：“咦，你画得很好啊，呵呵，你也画了教务主任的脸啊，呵呵，好好玩。不过，你还没有找专门的老师学过吧？”

“我没有”几米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在美术课上学过一点点，自己画着好玩的。”

“光是这样，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的美术系的，得找专门的老师学啊，要考专业课的。”

几米认为这一天很有收获，他决定要去考大学里的美术系。

几米：阅读忧伤的城市

回到家，他就把想法对父亲说了，父亲也很高兴，就安排他去找自己朋友的儿子——吴炫三老师。吴老师为了几米学得更好，就又把他推荐到自己的老师——著名的画家李石樵那里。从此几米就开始了每天带着馒头到台北新生南路学画的经历。

长大了的几米形容那一段学画的自己是“傻傻的”，他说：“李石樵老师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我画了画他走过来看总是笑一笑摇摇头。虽然老师会用很好笑的说法解说构图，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画过什么正式画的我还是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他谈的是大题目，是思考性的东西，那不是当时的我可以吸收消化的东西。”

虽然李老师讲的是对初学者几米来说很难吸收消化的绘画理论，但是这确是使他在短期内进步最快的一种教学方法。几米为了能使老师满意，每天都很用心地画几个小时，饿了就吃带去的馒头。偶尔他也会有些懊恼：“上了那么多堂课，怎么还是不晓得怎么画？”

一直到三个月后，几米考上了文化大学美术系，这才恍然大悟李石樵老师对他这个“幼稚园生”谈的“绘画概念”是更重要于“考试技术”的。

在大学里读了一年美术之后，几米渐渐感到了当时的社会对于学艺术的人非常轻视。大一时几米去参加学校的周末舞会，羞怯的他与一位壁花小姐谈得很是投机。但是当他告诉那位女生自己读美术系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女伴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就是画画儿的嘛，没前途。”那位女生也立刻沉默了，在下一只曲子开始的时候，她终于接受了另一个人的邀请，下场跳舞去了。

这件事给了几米很深的刺激，所以在大二分组时，几米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比较实用的设计组，而放弃了自己很喜欢的纯艺术的西画组。之所以这样选择，除了学设计将来可能会比较有“钱途”的考虑以外，也是与几米一直自卑羞怯的性格有关的。后来在提到这件事时，他说“当时觉得学西画的人才情要高，我考进来时素描只有16分，专业课考得也不好，并不相信自己会画得好，所以还是放弃了。”

就这样，在文化大学的美术系设计组读了四年。1982年夏天，在学校唱过分别的骊歌，几米从大学毕业了。